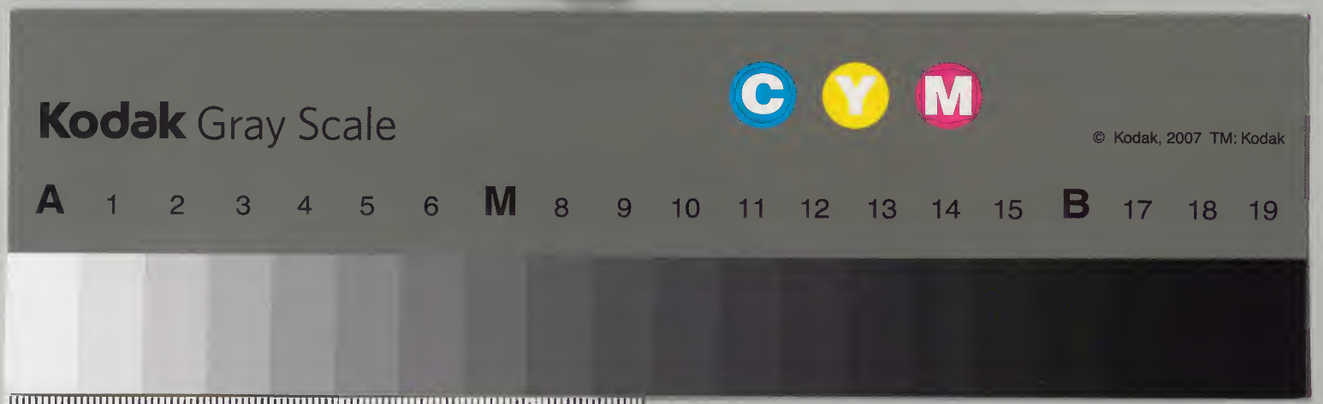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253)
函號 365 6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三〇二
五七五
五三四五

内閣文庫
謎書
類
號
冊
架
函
五三四五
三〇二
一一

三六十四百八

事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八百四十一

文章第五

唐李揆少聰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舉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擢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俄知宗正表奏高適好學以詩知名落落不事家產僑居梁宋間薄

遊州縣求丐取給天寶中海内無事干進者注意文詞適賦詩以氣質自高時得隹句每詩朝出夕遍人口李林甫奏授汴州封丘尉

元德秀爲魯山令秩滿居陸渾山琴觴之餘閒以文詠牽情而書語無雕刻著季子聽樂論蹇士賦爲高人所稱

李泌字長源聰敏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尤長於詩肅宗時爲銀青光祿大夫掌樞務

于休烈好學善屬文位至工部尚書有集十卷行於代

李端登進士第工詩代宗大曆中與韓翃錢起盧綸等文詠唱和馳名都下號大曆十才子時郭尚父少子暖尚代宗女昇平公主賢明有才思尤喜詩而端等多在曖之門下每宴集詩賦公主坐視簾中詩之美者賞百縑曖因拜官會十子曰詩先成者賞時端先獻警句云薰香荀令偏憐小傳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縑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誠奇才此篇宿搆也顧賦韻正之請以起姓爲韻端即褰牋而獻曰方塘似鏡草芊芊初月如鉤未上弦新開金埒教調馬舊錫銅山許鑄錢曖曰此愈工也端自校書郎授杭州

司馬卒

吳通玄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詞藻婉麗帝尤憐之

貞元初李紓爲昭德皇后謚册文張延賞柳渾爲廟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詔通玄重撰凡中旨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慊然重之如此

劉太貞涉學善爲文少時師事詞人蕭頴士位至吏部侍郎

李紓字仲舒少好學善屬文爲吏部侍郎奉詔爲興元紀功述及郊廟樂章諸所論著甚衆

李益寧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於歌詩德宗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必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盡爲屏障如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爲歌詞位至禮部尚書

盧景亮爲中書舍人上西戎利害疏皆指切正要當時服其才有文集十卷

張弘靖爲東都留守從事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

崔元翰性介直少交遊惟秉一操專業於文章其對策及奏記碑誌師法班固蔡邕致思精密貞元中爲

職方員外郎知制誥
于邵以博通宏詞昇甲科位至中書侍郎有文集四
十卷行於時
武元衡工於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於管絃元
衡位至宰相
竇叔向群之父也以工詩稱官至拾遺
柳渾志學有文集十卷位至宰輔渾之兄識篤意文
章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與蕭穎士元德秀劉迅相
亞其練理衡端往往詣極當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
趨向非博渾亦善爲文然趨時向功非沉思之所及

韓愈幼孤刻苦學儒不俟奬勵大曆貞元之間文士
多尚古學效楊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
稱淵奧儒林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仲欲自振於
一代嘗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誥
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文務反
近體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誥後學之士取爲師法
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韓文焉然時有才
肆意亦有鑿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
神而愈誤碑以實之李賀父名晉不應進士而愈爲
賀作諱辨令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

文章之甚謬者愈官至吏部侍郎

薛盛河東人存誠之父也工爲拔河賦當時稱之

崔咸長於歌詩或風景晴明花朝月夕朗吟意愜必

悽愴霏襟肯趣高奇名流嗟挹有文集一十卷

權德輿述作特盛六經百氏游泳漸漬其文雅正而

弘博王侯將相洎當時名士憂歿以銘紀而請者十

八九文士推爲宗匠焉終禮部尚書有文集五十卷

行於代

袁滋字德深嘗讀劉惲悲甘陵賦歎其褒善懲惡雖

失春秋之指然其文不可廢因著甘陵賦後序滋位

終湖南觀察使

郗高卿少以詞學見推有文集六十卷位至太子詹

事致仕

孟簡幼爲五言詩有名於江淮終太子賓客

元稹聰警絶人年少有才名與太原白居易友善工

詩善狀詠風態物色當時言詩者稱元白焉自衣冠

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號爲元和體既以俊爽

不容於朝流放荆蠻者僅十年俄而白居易亦貶江

州司馬稹量移通州司馬雖通江懸邈而二人來往

贈荅凡所爲詩句有三十五十韻乃至百韻者江南

人士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謂之紙貴觀其流離放逐之意靡不悽惋十四年自虢州長史徵還爲膳部員外郎宰相令狐楚一代文宗雅知稹之詞學謂稹日嘗覽足下製作所憾不多遲之久矣請出其所有以豁予懷稹因獻其文自敘日稹初不好文徒以仕無他岐彊繇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爲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扶適劣蕪塵瀆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稹詩句作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忝無地稹自御史府謫官於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專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句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諷諭之諷者有之詞直氣麤罪丘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盃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骨單庫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嘗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宛然而病未能也江湖間多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效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稹與同門生自是君易友善君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過之往往戲排舊韻

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排耳江湖間爲詩者復相倣效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者考變雅之曲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以來實慮糞土之牆庇之以大厦便不復破壞永爲板築者之嫉輒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韻律詩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晚陳或希構厦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寖盧榱桷之材盡曾量度則十餘年之遣廻不爲無用矣楚深稱賞以爲今代之鮑謝也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爲樂曲者知稹所爲嘗稱其善官中呼爲元才子荆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嘗徵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居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喜問稹安在對曰今爲南宮散郎即日專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繇相府甚鄙之然詞誥所出夐然與古爲侔遂盛傳於代繇是極承恩顧稹嘗爲長慶官詞數十百篇京師兢相傳唱所著詩賦詔册銘誄論議等雜文一百卷號曰元氏長慶集又著古今刑政書三百卷號類集並行於代

李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耿小而精悍
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位至宰相
馮定字介夫累遷太子詹事定有文學長慶中源寂
便新羅國見其國人傳寫諷念定所爲墨水碑畫鸜
鵒屏障其文名馳於戎夷如此
李德裕於東都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
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
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
記歌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
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畧伐叛志獻替錄行於世
李商隱能爲古文不喜偶對嘗爲令狐楚從事慕楚
章奏始爲今體章奏博學彊記下筆不能自休尤善
爲誄奠之詞累爲賓佐有表狀集四十卷
溫庭筠苦心硯席尤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
士翕然推重然士行塵雜不修邊幅能逐絃吹之音
爲側艷之詞公卿家無賴子弟相與酬飲繇是累年
不第後爲襄陽巡官失意歸江東庭筠著述頗多而
詩賦韻格清拔文士稱之
司空圖僖宗時爲中書舍人未幾以疾辭晚年爲文

尤事曠達嘗擬白居易醉吟傳爲休休亭記有文集三十卷

唐彥謙歷閒壁三郡刺史有詩數百篇吏部侍郎薛廷珪爲之序號鹿門先生集

梁杜荀鶴池州人善爲詩詞句切理爲時所許既擢第後還舊山時田頵在宣州甚重之頵將起兵乃陰令以牋辭至太祖遇之頗厚及頵遇禍太祖以其才表之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

羅隱有詩名於天下尤長於詠史然多譏諷以故不中第開平初太祖以右諫議大夫徵不至魏博節度使羅紹威密表慰薦乃授給事中終於錢塘有文集二卷行於世

後唐李愚初仕梁爲右拾遺崇政殿學士忤旨罷職歷許鄧觀察判官初在內職磁州舉子張礪依焉末帝貞明中礪自河陽北歸莊宗版授太原府掾出入崇達之門揄揚愚之節槩及愚所爲文仲尼遇顏回壽夷齊非餓等篇北人望風稱之愚爲文尚氣格效韓柳諸公之立意

李琪字台秀唐昭宗時李谿父子以文學知名於時琪年十八九袖賦一軸謁谿谿覽賦驚異倒屣迎門

因出琪啞鍾捧日等賦指示謂琪曰予嘗患近年文士辭賦省數句之後未見賦題吾子八句見題偶屬典麗吁可畏也琪繇是益知名自琪爲諫官憲職凡時政有所不便必封章論列文章秀麗覽之者忘倦琪在内署時所爲制誥編爲十卷目曰金門集大行於世

竇夢徵少苦心爲文隨計之秋文稱甚高位終翰林學士尤長於牋啓編爲十卷目曰東堂集行於世

薛廷珪爲中書舍人所著鳳閣書詞十卷克家志五卷並行於世初廷珪父逢著鑿混沌真珠簾等賦大爲時人所稱廷珪既壯亦著賦數十篇同爲一集故曰曰克家志

晉李豪爲刑部員外郎高祖天福末豪上二舞賦帝覽而嘉之命編諸史册

崔梵少好學博涉經史屬詞頗工流輩罕能及之閒居於滑二十餘年專以著述爲事不遊里巷郡人罕識其面梁貞明中舉進士後爲翰林學士

苻蒙幼聰慧好學父習爲嘗山偏較掌遣與文士共處年十二遊佛寺見壁畫有盂渡道人因題其腹曰都緣心似水故以鉢爲舟人稍推之繇是篤意吟詠

經亭榭祠廟之間皆削拂音拂染翰題詩而去人愛其
速成往往傳誦弱年漁獵子史不便經書爲文浮靡
惡徵婉之言好爲宮體艷詩及嘲謔之語位終禮部
侍郎

周張沆記覽文史好徵求僻事公家應用時出一聯
以炫奇筆位終刑部尚書

王延少學爲儒著詞賦欲從科舉會鄉里亂客浮陽
屬滄帥載思遠棄鎛歸梁延孝族從之以家人貧遊
丐候門嘗以所爲賦謁侍郎李琪琪覽而欣然曰此
道近難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稱之延後爲
太子少傅致仕

馬裔孫字慶先初仕後唐爲宰相以晉祖受命放歸
後以賓客致仕又爲太子詹事晉漢公卿以裔孫好
爲文章皆欣然待之太祖即位就加撿校禮部尚書

馮道初仕後唐爲相百寮上明宗徽號凡三章道自
爲之其文混然非流俗之體舉朝服焉道尤長於篇
詠秉筆則成每成義含古道必爲遠近傳寫故人漸
畏其高深繇是班行肅然無澆漓之態

王仁裕有詩千餘首勒成一百卷目之曰西江集蓋
以嘗夢吞西江文石遂以爲名焉位至太子少保

賈緯有文集三十卷目之爲草堂集終青州行軍司馬

扈載少好學善屬文賦頌碑贊尤其所長廣順初隨計於貢部文價爲一時之最是歲昇高等位至翰林學士

總錄部　九十三

知人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傳云舉爾所知蓋夫士之抱道秉哲訥言敏行純粹中積而靡耀流落不耦而安卑盛德若愚懷寶自若亦有服讒蒐慝深中厚貌順非而澤象恭洽天自非精識邁倫風鑒絶出孰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能洞分之哉此其爲歎能哲而惠放勳垂何憂哉言三代而下斯不乏其人矣若夫審器知量以識其遠大察辭觀行以辨其淑慝舉才任職以彰其能否率是三者而濟之以道亦人焉庸哉

顏回魯人也孔子弟子也孔子曰回也如愚而識之如愚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於孔子之言默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惟我與顏淵同也（樂舉日而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惟我與爾有是行）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舉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飯之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回曰不可嚮者煤炲中回以爲棄之不祥因攫而食之孔子歎曰人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特弟子記之知人不爲單父令孔子謂子賤君子哉宓不齊字子賤魯人爲單父令反命孔子曰自子治此邑吾見有優點之吏馬取斯（若人者此人也如魯無君子子賤安得此行而學行之）

冉雍字仲弓魯人仲弓父賤人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犁雜文騂赤色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

犁而不用山川寧可舍之乎
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子路孔子弟子爲衛大夫嘗侍於孔子行行如也孔
子曰繇也不得其死及聞衛亂曰嗟乎繇死矣已而
繇果死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
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
而鮑叔事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
公而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於桓公管
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
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
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
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
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
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
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天下
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又管仲病桓公
問曰辟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

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子曰衛公子開方事臣事君也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一云管仲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亟矣若不諱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臣固且謂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令寡人東寡人東令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於寡人寡人敢不從乎管仲攝衣冠起對曰臣願君之遠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夫易牙以調和事公公惟蒸嬰兒之味嘗於是蒸其首子而獻之公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喜宮而始豎刁自刑而爲公治內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於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公子開方事公十五年不歸視其親愛齊衛之間不容數日之行臣聞之務爲不久蓋虛不長其生不長者其死必不終公曰善管仲死已葬公增四子者廢之官逐堂巫而苛病起兵逐易牙而味不至逐豎刁而宮中亂逐公子開方而朝不治桓公曰嗟聖人固有悖乎乃復四子官處期年四子作難圍公一室不得出有一婦人從竇而入得至公所公曰吾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不可得其故何也婦人對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四分齊國塗十日不通矣公曰嗟乎聞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食將不可得矣公曰嗟乎茲聖人之言長乎哉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於地下

公孫固爲宋司馬晉公子重耳文公也過宋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孤儇師事趙衰長事賈佗孤儇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

咨焉君其圖之襄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

叔向晉大夫欒盈出奔楚范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郤豫董叔郤師申書牟舌虎叔熊十子皆盈之黨牟舌虎叔向爭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譏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若於死亡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避害卒其壽是亦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神大夫神大夫樂也食邑於神因以爲氏神縣今屬太原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不得行其言皆不亦求赦吾子吾子不許謂不開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動君而曰必繇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夫子覺者也覺較然正直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箕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矣老云公族大夫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詩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功謀者當明信以安之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之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一以第故以棄我無疆也社稷之固也

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也（太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憾心）言不以一怨妨大德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言弟兄罪不相及）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公）不見叔向而歸（言爲國非私叔向也）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明不爲已）又叔向適讒蔑惡貌（從遣也遣使人應飲俎豆醜惡也）欲觀叔向從使之物噐者而使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者（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讒明也賈國之大夫惡以醜也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爲妻顯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

趙文子晉大夫初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所故城是）襲衛牟角取之（今廩丘縣東北有牟角城是）遂襲魯高魚（高魚魯城在廩丘縣東北）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竇開）介於其庫（入高魚庫而介其甲）以登其城克而取邑於宋於是范宣子（宣子范匄）卒諸侯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爲政乃卒治之文子言於晉侯曰晉爲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而貪之是

無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胥梁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烏餘以地來故詐許封之）烏餘以其（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而逐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是以睦於晉

韓宣子晉大夫也聘魯遂如齊納幣（爲平公聘少姜）見子雅子雅召子旗子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子也不臣（志氣也）見子尾子尾見彊（彊子尾之子）宣子謂之如子旗（亦不臣）大夫多笑之惟晏子信之曰夫子君子也夫子韓起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後欒施高彊奔魯）

孟釐子魯大夫病且死誡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聖人謂商湯滅於宋（孔子六世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厲公（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愍公之長子厲公之兄也何嫡嗣當立而讓厲公也）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正考父弗父何之曾孫）三命茲益恭故鼎銘云（三命上卿也考父廟之鼎）一命而僂（僂偃皆恭敬之貌也）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偃俯皆恭敬之貌也）循牆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敢余侮（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饘於是以糊余口（於是鼎中爲饘粥饘粥屬言至儉也）其恭如是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

達者謂若弗父何殷湯之後而不繼世爲宋君杜預曰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考父也

今孔丘年少時年十七好禮其達者歟吾卽沒若必師之

及蘧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

吳公子札聘於魯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愼所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聘於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難在昭公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

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故各獻已所貴示積已而不爲彼貨利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侯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侯謂伯有子史鰌史魚公子荊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侯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子濯孺子鄭大夫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

吾死矣庾公衛大夫疾作虐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
庾公之斯也曰吾生也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其僕曰庾公之
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
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必不害我也庾
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
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
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於夫子雖然今日之
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
反

晏嬰字平仲齊大夫之晉見披喪負芻息於途牧者
以爲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爲而至此對曰齊人繯
之吾名曰越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
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
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可耶
越石甫曰吾聞君子詘乎不知己而信乎知己者吾
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
也見客之意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幾辭嬰
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甫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
子遂以爲上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功免人

於危而反諡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夫趙簡子晉大夫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重綵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孫叔敖爲楚相嘗善待優孟及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孟曰若無遠有所之鄙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一云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然）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財枉法爲姦觸人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者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

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

漢王陵初從高祖起沛中時張蒼爲秦御史有罪亡歸及沛公畧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有罪當斬解衣伏鑕身長大肥白如瓠時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後爲漢相

滕公初從高祖平關中時韓信歸漢坐法當斬其儕十三人皆已斬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子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與語大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爲治粟都尉

趙禹爲少府時詔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禹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畧者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畧如木偶人衣之騎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

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移猶施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畧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捋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籠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袁盎爲吳相病免雒陽劇孟嘗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博戲之徒也）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凡人在生不能無緩急之事）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爲解而孟兼行之）不以在亡爲辭（或實在家而辭云不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也（季布心季也）今公陽從數騎（陽分也）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于定國爲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

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不可干以私

張禹經學精習有師法成就子弟尤著者淮陽彭宣

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宣爲人恭儉有法度而

崇愷弟多智二人異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

每候禹嘗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

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筦絃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

過一肉巵酒相對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聞知各

自得也禹位至特進終

焦延壽字贛善易爲小黃令京房事贛嘗曰得我

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後坐言災異棄市

張勃嗣富平侯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侯

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

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

揚雄字子雲李彊素善雄久之彊爲益州牧喜謂雄

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

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

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雄官至

侍郎

嚴尤爲王莽納言將軍光武微時爲春陵侯家訟逋

租於嚴尤尤見而奇之春陵侯敞卽光武季父也東觀記曰光武爲季父故春陵侯諸大司馬府說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萬六千斛匆匆橐錢若干萬時犯人朱福亦爲舅訟租於尤尤止車獨與光武語不視福光武後戲福曰嚴公寧視卿耶及尤圍昆陽城中出降尤者言光武不取財物但會兵計策尤笑曰是美須眉者耶何乃如是

後漢安城侯賜初與更始俱到雒陽欲令親近大將徇河北未知所使賜言諸家子獨有文叔可用大司馬朱鮪等以爲不可更始狐疑賜深勸之乃拜光武行大司馬持節過河

李生舞陰人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李生李生奇之謂門人曰賈君之容貌志氣如此而勤於學將相之器也

虞延爲南陽太守永平初有新野功曹鄧衍以外戚小侯每豫朝會而容姿趨步有出於衆明帝目之顧左右曰朕之儀貌豈若此人特賜輿馬衣服延以衍雖有容儀而無實行未嘗加禮帝既異之乃詔衍令自稱南陽功曹詣闕謝承書曰帝賜輿馬衣服劍珮刀錢二萬南陽計吏歸具以啓延延知衍華不副實行不配容積三年不用於是帝乃自勑衍稱南陽功曹詣闕既到拜郎中遷玄武司馬衍在職不服父喪帝聞之乃歎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信哉斯言衍慙而退錄是以延爲

明

第五倫爲宕渠令顯拔鄉佐玄賀後爲九江沛二郡守以清潔稱所在化行終於大司農倫後爲蜀郡太守所舉吏多至九卿二千石時以爲知人倫後位至司空

張堪南陽宛人也素有名稱嘗於太學見朱暉甚重之接以友道乃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後爲漢陽太守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平生未曾相聞子孫窮怪之暉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以其妻子心已許之故言信於心也）

朱穆爲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州郡（州郡謂刺史太守）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爲郡功曹諫諍不合自免居家初班固年十三充見之拊其背謂父虎曰此兒必記漢事

馮敷爲吳郡督郵郡人施延家貧母老周流傭賃嘗避地於廬江臨湖縣種瓜後復到吳郡取卒月直賃作半路亭以養其母是時吳會未分敷到縣延持箒

往敷知其賢者下車謝使入亭請與飲食脫衣與之
餉錢不受後至太尉
法真父雄爲交阯太守胡廣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
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真從家來省其
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士雄勑真助求其才雄因
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
察孝廉既到京師試以奏章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
公府而賢良皆不就
又云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欲去父留之
待正旦使觀朝吏會者數百人真於窓中闚其與父
語辟問真執賢真日戶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
其後廣果立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　真辟

王諶河南尹田歆外甥（諶史不書其官）科嵩始爲縣門下史
時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
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
明日諶送客於太陽郭遥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爲尹
得孝廉矣近雒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
安用近雒陽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
在山澤歆即召嵩於庭辯詰職事嵩辭對有序歆甚
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
鍾皓潁川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
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卿者皓曰

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

郭泰字林宗舉有道不應衛茲字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酬直文生訾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損茲以烈節垂名又王允世仕州郡爲冠蓋林宗嘗見允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樾下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容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又識張孝仲匆牧之中知范時祖郵置之役召公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友苻偉明游太學子許偉康並出屠酤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赫禮真等六十人並以成名王柔王澤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謝甄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成名每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殺之黃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婿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

知人

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慝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時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論議阿枉敗名云庾乘少給事縣延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畢第每處下坐諸生博士皆就雠問繇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後徵辟並不起

號曰徵君

荀淑字季和潁川人爲朗陵侯相時黃憲世貧賤父爲牛醫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臣卒荀所未及勞問逆日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閱曰見吾叔度耶淑又拔李昭於小吏

李膺爲烏桓校尉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嘗千人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後陵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所羞又岑晊詣太學膺與王暢稱其有幹國器膺後爲司隸校尉

度尚除上虞長進善愛人坐以待旦擢門下書佐朱雋嘗歎美之以爲有不凡之操雋後官至車騎將軍遠近奇尚有知人之鑒

吳祐字季英郡舉孝廉將行郡中爲祖道祐越壇共小吏雍丘黃真歡語移時與結友而別功曹以祐倨請黜之太守曰吳季英有知人之名卿且勿言真後

亦舉孝廉除新蔡長世稱其清節祐官至河間相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異之士以是異統後尚書令荀彧舉爲尚書郎又參丞相曹操軍事

符融陳留浚儀人游太學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繇是知名時漢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英並特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雒中諸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眞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問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企以罪廢棄融益以知名優游不仕以至於終

鄭玄門人樂安國淵任嘏年企童幼玄稱淵爲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　國淵字子尼少師事鄭玄

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後爲大司農

李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微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英雄無過曹操焉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休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

甘公丹陽縣人嘗爲蒼梧太守陶謙少孤始以不羈聞於縣中年十四猶綴帛爲幡乘竹馬而戲邑中兒童皆隨之甘公出遇見之其容貌異而呼之與語甚說許妻以女夫人怒曰陶家兒遨戲無度奈何以女許之甘公曰彼有奇表長必大成遂以妻之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嘗爲郡功曹卻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金顯名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林宗劉曄少有孝行避地楊州卻稱曄有佐世之才後爲魏名臣又曹公微時嘗卑辭厚禮求爲已目卻鄙其人而不肯對公乃伺隙脅卻卻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公大悅而去又云魏太祖嘗問許子將我何如人子將不答四問之子將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太祖大笑

蔡邕字伯喈爲左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

客盈坐聞黎在門倒屣迎之黎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邕初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顧雍從學琴書雍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

孔融字文舉爲北海相韋康字元將與弟仲將俱見融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眸甚玲貴之又召王修爲主簿舉孝廉修多以天下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修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惟修耳言終而修至復署功曹融嘗謂功曹孔

郗鄚廟才也郗後從劉繇於江東及吳大帝統事數陳便宜以爲應納貢聘大帝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爲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

橋玄梁國人爲太尉初魏太祖少任俠放蕩世人未之奇也惟玄與南陽何顒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操嘗感其知己後經玄墓輒愴悢致祭自爲其文又云橋玄世名知人覩魏太祖而異之曰吾見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願以妻子爲託踌是身

名益
重

何顒南陽襄鄉人辟司空府初見魏太祖歎曰漢家
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顒嘗稱潁川荀彧王佐之
器及彧爲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奐喪并致顒屍而
葬之冢傍

陳寵爲尚書皇后弟侍中竇憲薦真定令張林爲尚
書帝以問寵寵對林雖有才能而素行貪濁憲以此
深憾寵林卒被用而以贓汙抵罪

魏荀彧所舉者命世大才郎邑則荀攸鍾繇陳群及
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

之儔終爲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
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
各稱職初曹公問或誰能代卿爲我謀者或言攸繇
又言策謀士初進志才志才卒郭又進嘉曹公以爲知
人或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

劉元起涿郡人蜀先主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元起子
德然遊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元起
嘗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嘗
爾邪起曰吾宗中有此兒非嘗人也 元起出蜀志不見宮位

張世平中山大商也蜀先主始時世平與蘇雙等

皆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兒而異之乃多與金財
先主繇是得合徒衆（世平出蜀志　不見官位）
魏茲陳留人臻之父也茲有大節不應三公之辟太
祖之初至陳留茲曰平天下者必此人也太祖亦異
之數請茲議大事從討董卓戰於滎陽而卒太祖每
涉郡境輒遣使祠焉（魏茲出魏志　不見官位）
王郎漢末爲會稽太守爲孫策所執後太祖徵之既
至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耶郎曰策勇冠一世
有雋才大志張子布見而奇之周公瑾以腹心之託
江淮之傑攘臂而爲其將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爲
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王雋字子文汝南人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
晊會曹公之爲布衣特愛雋雋亦稱曹公有治世之
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雋與曹公會之會
者三萬人曹公於外密語雋曰天下將亂爲魁者必
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
今作矣雋曰如卿之言濟天下者舍卿復誰相對而
歎劉表見袁紹彊陰與紹通雋謂表曰曹公天下之
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
遠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漢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

賈詡爲太尉初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謂人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爲也

劉琬漢末爲使者使孫策加錫命時吳大帝舉孝廉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祿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嘗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裴潛初爲太祖倉曹屬太祖問潛曰卿前與劉備俱在荊州卿以備才畧何如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而不能爲治也若乘間守險足以爲一方主

楊俊字季才有風鑒仕爲南陽太守漢末晉宣帝年十六七與俊相遇俊曰此非嘗人之人也又司馬朗早有聲名其族兄芝無衆未之知惟俊言曰芝雖風望不及朗實理但有優

甘俊自少及長以人倫自任同郡審固陳留衛恂本皆出自兵伍俊資拔奬致咸作佳士後固歷位郡守恂御史縣令其明鑒行義多此類也

崔林字德儒河東武城人也有清識拔同郡王經於民伍之中卒爲名士世以此稱之後爲司空薨

傅巽字公悌文帝時爲侍中巽璟偉博達有知人鑒巽在荊州目龐統爲半英雄謂裴潛終以清行顯統

遂附劉備見待次於諸葛亮潛位至尚書令金有名德及在魏朝魏諷以才智聞與謂之必反卒如其言

游殷爲郡功曹時張既爲兒童殷察而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諸先歸勑家具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覇王之術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後楚爲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爲漢興太守後轉隴西

夏侯玄世名知人爲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戰牙門無非俊傑多牧州與郡立法垂教於今皆爲後式

司馬德操潁川人也劉廙年十歲戲於講堂上德操拊其頭曰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廙文帝即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

陳群薛太祖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群封還教以爲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群群薦廣陵陳矯升陽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爲名臣世以群爲知人

劉曄爲侍中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此二人必反卒如其言（達有容止才觀）

文帝甚器愛之使達爲新城太守加散騎嘗侍曄曰達有荀得之心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者變態爲國生患文帝竟不易後達終於叛敗

張既爲雍涼二州刺史十餘年其所禮辟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淯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皆終有名位

荀攸字公達鄭袤高祖衆爲漢大司農父泰楊州刺史有高名袤少孤早有識鑒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公業泰字也攸終於尚書令

傅嘏爲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尚書嘏謂爽弟義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錯巧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滎陽太守不行

太傅司馬宣王請爲從事中郎曹爽誅爲河南尹李豐與嘏同州少有顯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嘏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飾僞而多疑矜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而遭明者必死豐後爲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嘏言先是何晏以才辨

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黨譽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爲之宗主求交於嘏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識遠心然猶怪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好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蘭相知所以下廉頗也嘏答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鄧玄茂有爲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姤前多言多譽姤前無親以吾觀此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況昵之乎故爲尚書僕射時司馬文王輔政鍾會爲黃門侍郎會嘗有自矜色嘏戒之曰子志大而量小勳業難爲也可不慎哉後果作亂被誅

何禎明帝時爲秘書丞時譙人胡康年十五以異才見選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衆論翕然號爲神童詔付秘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禎康才何如禎答曰康雖有才性質不端必有負敗後果以過見譴

夏侯霸爲討蜀護軍右將軍後降蜀姜維問之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李會者其人雖少終爲吳蜀

之憂然非嘗之人而不能用也後十五年而會果滅蜀

司馬朗爲兗州刺史朗雅好人倫鄉人李覬等盛得名譽朗嘗顯貶下之後覬等敗時人服焉

崔琰爲中尉琰初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特殆非子之所及也

王修爲奉嘗修初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郭玄陽翟人被刑在家鄧艾少爲襄城典農部民與石苞皆年十二三玄從典農司馬求入御以艾苞與御行十餘里與語悅之謂二人皆當遠至爲佐相艾從爲典農功曹奉使詣宣王辭此見知遂被拔擢苞亦貴顯 郭玄出魏志不見官位

杜畿爲尚書僕射畿初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奸恢子豐交結英俊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恢里弗稱也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 魏畧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蜀司馬徽頴川人有知人之鑒龐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錄是漸顯（徽出蜀志不見官位）

譙周字允南陳壽爲觀閣令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壽獨不爲之屈踈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九藥客往兒之鄉黨以爲貶議蜀平坐是沉廢者累年後爲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雒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之壽至再致廢辱皆符周言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侯入魏時晉文王爲相國以楊戲爲射聲校尉戲性簡情未嘗以甘言加人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

王連爲司監較尉於是簡取良才以爲官屬若吕乂杜棋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

奚虞翻字仲翔初山陰丁覽太末徐陵或在縣吏之中或衆所未識翻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翻嘗爲騎都尉

陸遜爲太子太傅遜名知人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爲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持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及賡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別族後豔恪竺皆坐誅其先見如此

胡綜爲侍中時青州人隱蕃歸吳上書曰臣聞紂爲無道微子先出高祖寬明陳平先入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城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猜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也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大帝即召入蕃謝答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帝問如何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大帝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大帝以蕃盛論刑獄用爲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會尤與之親善嘗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蕃以口辯爲豪傑所善潘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

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
震面熱惆悵累旬跼到意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
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

羊衜爲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
衜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衜及宣詔郎豫章楊
迪拒絶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

李肅南陽人也孟仁少從肅學讀書夙夜不懈肅奇
之曰卿宰相器也後果爲丞相

習溫爲荆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潛秘過辭於
溫問曰先君昔困君侯當爲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

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溫曰無過於君也後秘爲
尚書僕射代溫爲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虞俊餘姚人也俊見張溫歎曰張惠恕溫字才多智少
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
亮聞俊憂溫意未之信及溫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
見亮初聞溫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
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溫出吳志無官位

陸瑁吳郡吳人也爲選曹尚書初同郡聞人敏見得
國邑優於宗修惟瑁以爲不然後果如其言

孫河爲烏程縣長吳粲爲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爲將

軍得自選長吏表榮爲曲阿丞遷爲長史治有名迹
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
虞忠字世方翻第五子爲宜都太守貞固幹事好識
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齔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
之初終皆遠致爲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
族仕進先至宜郡太守忠乃代之
闞澤字德潤爲太子太傅初丁固在襁褓中澤見而
異之曰此兒後必致公輔終如其言

季衡爲威遠將軍衡本襄陽卒家于漢末入吳爲武
昌庶民聞竿衛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衛曰多事之世
尚書劇曹郎才也
顧邵爲豫章太守好樂人倫初錢塘丁諝出於役伍
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吳桑雲陽殷禮起乎徽賤
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諝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
守禮零陵太守桑太子少傅世以邵爲知人
張承爲奮威將軍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敏南陽
謝景於孤微童幼並爲國士敏至衛尉景豫章太守
又諸葛恪字元遜年少時衆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
諸葛氏者元遜也勤於長進篤於物類凡在庶幾之
流無不造門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八百四十三

知人第二

淮南李嗣京黎閏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晉劉寔初爲宣帝相國黎軍時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之先見多此類也懷帝時爲太尉

趙元儒名爲知人爲鄴市長石苞少爲史被使到鄴事久未決乃賣鐵於鄴市元儒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繇是知名

許允爲吏部郎石苞嘗見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已乃如此

孫登高尚不仕稽康從之游登謂康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一云君性烈而才俊其能免乎子無求乎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

潘岳爲黃門郎熊翹嘗爲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士風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胡毋輔之字彥國爲湘州刺史初光逸爲門亭長迎新令至京師輔之與荀邃共詣令家望見逸輔之謂邃曰彼似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俊器

阮修字宣子梁國張偉志趣不嘗自隱於屠釣修愛其才美而知其不真偉後爲黃門郎陳留内史果以世事受累修爲太子洗馬

郭奕字大業爲野王令爺祜字叔子祜嘗過之奕歎曰爺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爺叔子去人遠矣遂遂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一云爺祜舉上詩吏

州四牓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奕見之曰此今之顏子者也　奕後爲雍州刺史亭長李含有俊才而門寒爲豪族所排奕用爲別駕含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爲知人　奕遷尚書名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

鄭袤爲儀同三司初年十七在鄉里時潛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袤同郡任覽與結交袤以諷姦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

張華爲司空初陶侃至雒陽數詣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侃每往神無忤色華後與語異之除郎中伏波將軍

裴楷字叔則爲開府儀同三司有知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郭界未知名楷一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

裴頠（魚斂切）字逸民王接性簡率不修俗操鄉里大族多不能善之惟頠雅知焉頠爲左僕射嵇紹爲汝陰太守頠深器之每日使延紹爲吏部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矣頠後爲侍中

李憙薦樂安孫璞亦以道德顯時人稱爲知人憙官至特進

閻德東海人也唐彬初受學於德門從甚多獨目彬
有廊廟才後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
史及彬官成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
左丈太原人也魏舒少質樸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
澤以漁獵爲事惟父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未能
令妻子免饑寒吾當助卿營之嘗賑其匱乏舒受而
不辭果位同三司祿賜如前几杖不朝賜錢百萬
山濤字巨源爲尚書僕射初王衍總角造濤濤嗟歎
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
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王戎爲司徒衍從兄也初孫秀爲琅琊郡吏求品於
鄉議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
被誅而戎衍獲免焉
范晷爲少府卿人郭舒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精
識大義晷及舒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威稱舒當爲後
來之秀終成國器
盧欽范陽涿人也爲尚書僕射初同郡人張華少孤
貧自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
稽紹爲侍中初沛國戴淵少有才知與紹從子合相
友善時人許以遠致紹以爲必不成器淵後爲司州

主簿以無行被斥州黨稱紹有知人之明又元帝初
封琅琊王幼有令聞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
儉退讓以免於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時
人未之識焉惟紹異之謂人曰鄧琅王毛骨非嘗殆
非人臣之相也
劉公榮濟陰人也有知人之鑒范喬弱冠受業於樂
安蔣國明公榮見喬深相器重喬父沒足不出邑里
供養衛門至於白首元康中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
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又舉寒素一無所
就又同郡武陵字元夏父周魏衛尉陵沈敏有器量

早薨時譽與二弟紹字叔夏茂字季夏並總角知名
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公榮有知
人之鑒嘗造周周見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
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
減嘗伯納言也
江統有才識東海王越爲兗州牧以統爲別駕委以
州事與統書曰昔王子師爲豫州未下車辟荀慈明
下車辟孔文舉貴州人士有堪應此者不統舉高平
郗鑒爲賢良陳留阮修爲直言濟北程收爲方正時
以爲知人統累遷至黃門侍郎散騎嘗侍領國子博

士

山簡河内人爲征南將軍鎮襄陽初蔡克未仕時簡嘗與鄧邵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爲泉陵令初同郡人戴若思除泌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時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旣而稱若思有公輔之才

顧榮字彥先嘗見吳伏波將軍孫秀之曾孫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明清審志氣貞立非嘗童也榮位至散騎嘗侍安東軍司

周浚字開林爲安東將軍有人倫鑒識鄉人史曜素微賤衆所未知浚獨引之爲友遂以妹妻之曜竟有名於世

張公陳留高士也王遵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

賀循會稽山陰人也爲奉嘗雅有知人之鑒拔同郡楊方於卑陋卒成名於世

周顗爲僕射初顧和幼孤爲王導揚州從事月旦當朝

未入停車門外顗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顗既過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顗入謂導曰卿州吏中有一令僕才導亦以爲然

王澄爲荆州刺史范汪父稚早卒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澄見而奇之曰興范族者必是子也

王應王敦兄含子也敦養應爲子敦從弟彬爲江州刺史舒爲荆州刺史敦死含欲投舒應勸含投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爲敦嘗欲教彬故也汝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往也江州當人强盛時能立同異及人危厄必興愍惻荆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含不從遂共投舒舒果沈含父子於江彬聞應來密具船以待之既不至深以爲憾

王導字茂弘爲丞相初諸葛恢弱冠知名值天下大亂避地江左名亞王導庾亮導嘗謂曰明府當爲黑頭公及導拜司空恢在坐導指冠謂曰君當復著此恢後累遷尚書右僕射尚書令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又劉惔少清遠有奇操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以爲養雖華門陋巷晏如也人未之識惟導深器之後稍知名論者比之袁羊惔喜還告其母其

母聰明婦人也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有方之范汪者悛復喜母又不聽及悛年德轉升論者遂比之荀粲

劉悛爲丹陽尹嘗薦吳郡張憑憑卒爲美士衆以此服其知人又桓溫豪奢有風檠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悛善悛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傑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

潘滔爲洗馬見王敦而目之曰處仲敦字　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噬東海王越以敦爲揚州刺史滔說越曰今樞處仲於江外使其肆豪强之心是見賊也越不從元帝以爲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軍事明帝即位敦遂叛

庾亮領江州孟嘉少知名亮辟補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風俗得失對曰還轉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弟曰孟嘉故是盛德人轉勸學從事

褚裒爲豫章太守正旦朝庾亮以裒有器識亮大會州府人士孟嘉坐次甚遠裒問亮聞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曰在坐卿但自覓裒歷觀指嘉謂亮曰此君小異將無是乎亮欣然而笑喜裒得嘉

謝安字安石爲太傅初褚爽少有令稱安甚重之嘗

曰若期生奭之小字不惟我不復論士矣

萬嗣爲長沙太守時陶侃爲廬江太守張夔督郵領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縱陽令有能名遷主簿嗣過廬江見侃虛心敬悅曰君終當有大名命其子與之結友而去夔察侃爲孝廉

楊晬爲豫章國郎中令晬陶侃州里也爲鄉論所歸侃詣之晬曰易稱貞固足以幹事陶士行是也與同乘見中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晬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晬曰此人非凡器也

黃慶爲武庫令尚書樂廣欲會荊楊士慶進陶侃於廣人或非之慶曰此子終當遠致復何疑也慶後爲吏舉侃補武岡令

劉弘爲荊州刺史將之官辟陶侃爲南蠻長史遣先向襄陽討賊張昌破之弘既至謂侃曰吾昔爲羊公參軍謂吾其後當居身處今相觀察必繼老夫矣後以軍功封東鄉侯

桓彝字茂倫爲西陽太守性通朗早獲盛名有人倫識鑒拔才取士或出於無聞或得之孩抱時人方之許郭初見謝安始四歲彝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

温嶠爲驃騎將軍鎮武昌初桓温生未朞而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蠃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温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

王蘊爲會稽内史時王悦來拜墓蘊子恭往省之素相善遂留十餘日方還蘊問其故恭曰與阿大語殫連不得歸蘊曰恐阿大非爾之友阿大悦小字也後竟垂初好時以爲知人

庾翼字稚恭爲征南將軍少有經綸大畧京兆杜乂陳郡殷浩俱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也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候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矣見桓温總角之中便期之以遠畧因言於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當堪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弘濟艱難之勳

王濛爲司徒左長史初謝安弱冠詣濛清言良久既去濛子修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來逼人王導亦深器之歎是少有重名

郗超爲桓温參軍事聞謝安以荷堅之侵舉兄子玄爲將超雖素與玄不善聞而歎之曰安達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時咸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

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桓溫字元子王珣弱冠與陳郡謝玄爲溫掾俱爲溫所敬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溫後爲丞相大司馬

王雅爲太子少傅孝武世時帝以會稽王道子無社稷器幹慮晏駕之後皇室傾危乃選時望以爲藩屏將擢王恭殷仲堪等先以訪雅雅以恭等無當世之才不可大任乃從容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既居外戚之重當親賢之寄然其秉性峻隘無所苞容執自是之操無守節之志仲堪雖謹於細行以文義著稱亦無弘量且幹畧不長若委以連率之重據形勝之地今四海無事足能守職若道不當降必爲亂階矣帝以恭等爲當時秀望謂雅疾其勝己故不從二人皆被升用其後竟敗有識之士稱其知人

王胡之爲郡太守時南平車武子父育爲郡主簿胡之名知人見武子於童幼之中謂武子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

王謐見劉裕在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謐獨奇貴之嘗謂裕曰卿當爲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謐以本官加

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桓玄字敬道爲大司馬初京兆覇城人王修南渡見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又謝景仁以不附會司馬元顯年三十方爲著作郎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方作著作郎

楊珧駿之弟也魏咸熙中劉元海爲任子在維陽晉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王恂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繇余日禪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容儀機識實如聖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珧及孔恂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皷行而西可指期而定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憙勃然曰以匈奴之勁悍元海之驍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涼州

漸櫛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皎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逃官終太僕

董仲道隱者也王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都伸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驍擾不作士大夫矣彌後專劉元海劉曜爲石勒所殺

張華仕前燕爲安北將軍雅有知人之鑒慕容廆童冠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至長必爲命世之器扶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

張載灌津人也同郡韓當少能屬文師事載載奇之

吕王佐才也嘗後仕慕容廆爲揚烈將軍與李產俱傳東宮從太子瞻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傳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兄重如此

苻宏前秦苻堅之太子也堅以士馬强盛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吕光使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率將軍姜飛彭馬杜進康盛等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討西域

以隴西董方馮翼鄧抱武威賈虔弘農楊穎爲四府佐將宏執光手曰君器相非嘗必有大福宜深保愛

毛興仕前秦鎮上卦時苻登兄同成爲興長吏以登爲司馬後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遘羌事終不尅

何憾之深可以後事付鄉少弟司馬珍碩德者必此人也鄉可總攝司馬事

徐統見王猛於鄴都奇之召爲功曹遁而不應

王猛字景略爲苻堅丞相吕光沈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惟猛異之曰此非嘗人也

劉化者道術之士也見李特第三子雄化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仲儁雄字也）

趙廙後蜀人也李庠特第三弟也爲成寇將軍封陽泉亭侯初至蜀廙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玄序（玄序庠字）盖亦一時之閎張也

王齊北燕人初馮素弗跋之長弟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齊異焉曰撥亂才也及爲宰輔讒虛恭慎非禮勿動成藻爲南宮令馮素弗弱冠自詣慕容廆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復求尚書郎高邵女邵亦弗許時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鄰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

宋謝景仁爲桓玄黃門侍郎時高祖爲桓徧撫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性促急俄傾之間騎部續至高祖屢求夫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

江敩爲建武將軍初劉穆之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爲敩所知及敩爲將軍以穆之爲府主簿

謝混字叔源高祖義旗初建以徐羨之爲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混共事混甚知之混官終左僕射

蔡撙之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弘微謝混字也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元嘉三十年元凶弑立孝武入討謝義與太守王僧達歸孝武孝武命爲長史初發尋陽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求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僧達果來

桓序爲輔國將軍劉敬宣父牢之爲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序鎮蕪湖牢之參序

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庾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

劉敬宣以劉毅爲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非嘗人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耶然其性弁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

韓伯爲豫將太守胡藩少孤居喪以毀稱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痊當以義烈成名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元嘉二十五年徵至京師開館車駕數幸除給事中不就南齊衡陽元王道度太子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於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張邵拜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時王華爲侍中護軍初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爲之危心邵曰子陵華之字也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讐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

劉柳爲尚書僕射沈演之年十一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

王韶之爲吳興太守郡人王道隆兄道迈涉學善書

形貌爻美部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
荀伯子頴川人卒於東陽太守王惠素不與謝靈運
相識嘗得交言靈運辨博辭義鋒起惠時然後言時
伯子在座退而告人曰靈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有
如萬頃波焉
劉穆之爲丹陽尹謝方明性嚴恪與從兄混俱有重
名惟歲節朝宗而已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
穆之相識者惟有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
之甚以爲憾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
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弘
南齊蕭摹之爲丹陽尹時高帝父承之少有大志才
力過人摹之及宗人兆兗州刺史源之並見知重
張緒爲會稽內史陸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緒見
慧曉童幼便嘉異之稱之曰江東裴樂也
張環爲吳郡太守郡人顧暠陸閑金少年未知名環
金引爲綱紀後金立名世以爲知人
虞悰會稽餘姚人初見武帝帝始爲從官家尚貧薄
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卒於光祿
大夫加正員嘗侍
曹武爲散騎嘗侍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

惠景之在襄陽於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謂梁武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臺中甚懼忽見曹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饑寒無依昔所換十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泛世宗並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爲大郡

明諸之爲衛尉領中庶子諸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言

褚淵爲錄尚書事從弟炫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淵謂人曰從弟廣信獨立乃十倍於我也

張融吳郡錢塘人與杜栖同郡栖徵士京產之子也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嘗在側融指栖曰昔陳太丘之名元方此之爲劣今方古人何貴融後終於司徒左長史

殷淳爲尚書右丞沈珩嘗詣淳淳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蕭惠開征西將軍思話之子也丹陽建康人紀僧真

少隨思話及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惠開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

沈演之爲領軍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演之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正如今日卿將來或復此

劉藏爲尚書左丞徐孝嗣始適藏弟舍孝嗣往詣藏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

陸修靜與張融同郡融弱冠修靜以白鷺羽扇麈尾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融後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

王儉爲衛軍武帝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謂盧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又稱徐勉有宰輔之量

王融爲中書郎劉孝綽之舅也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融深賞異之嘗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

梁劉孝綽父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嘗使
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
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
綽年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
後累遷秘書監

紀少瑜早孤幼有志節嘗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
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
新拔方有高名後爲武陵王記室參軍

呂道惠餘杭人范述曾幼好學從道惠受五經畧通
章句道惠學徒嘗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
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
之師友

蔡樽爲侍中武帝嘗問曰卿門舊尚有堪事者多少
樽曰臣門客沈約范岫久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
爲太子少傅岫爲右將軍

張永顧協之外從祖也協字正禮吳郡吳人幼孤隨
母養於永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丘山協年數歲永
撫之曰兒何戲協對曰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
氏興於此子後爲散騎嘗侍鴻臚卿
顧歡朱异外祖也异年數歲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

此兒非嘗器當成卿門戶後爲中領軍瞻侍中尚書
右僕射
梁仲德張緬外祖也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
年數歲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嘗器非止爲張氏寶
方爲海內令名也仕至侍中
裴子野河東人爲鴻臚卿張纘爲太尉諮議參軍尚
書吏部俄爲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子野曰張
吏部有喉脣之任已憾其晚矣
阮孝緒謝藺舅也藺晉太傅安八世孫孝緒以其有
至性謂之曾子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
曰吾家元陽也藺後遷散騎嘗侍
張岱陸倕外祖也倕少勤學爲岱所異岱嘗謂諸子
曰此兒汝家之元陽也終於太嘗卿
陸閑字遐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
所知仕至揚州別駕
袁炤范雲之親人也雲字彥龍嘗就炤學晝夜不怠
炤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雲後
爲尚書右僕射
袁粲爲衛將軍謝朏爲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
時人方之李膺朏謁既退粲曰謝令不死朏莊之子

也

韋鏦以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
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
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鏦鏦曰陳雖
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儒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
哉天下貞人殆與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
祖

沈約爲左衛將軍張率爲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
相友狎嘗同載詣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
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縣此與昉友
善

哀顗爲雍州刺史傅昭幼孤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
雀航賣曆日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
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昭後爲散騎嘗侍金
紫光祿大夫

謝朓文章盛於一時到洽清警有學行朓見洽深相
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亦乃兼資
文武朓後爲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亂深相
拒絕

任昉樂安人時到洽除晉安王國左嘗侍不就遂築

室嚴閒幽居者積歲昉有知人鑒與洽兄沼漑並游
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
之禮又伏揵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
體昉深相歎異嘗曰此子日下無雙

何點字子晳徵侍中不就杜栖有學業能清言點見
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蘧蒢嘉譽不永年矣栖果早卒

又知丘遲於幼童稱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

徐勉爲中兵郎領軍長史鄱琅王元長才名甚盛嘗
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優
難可輕幣衣裙俄師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識鑒

後勉爲僕射時蔡大寶濟陽考陽人少孤而篤學不
倦善屬文初以明經對策第一解褐武陵王國左嘗
侍嘗以書干勉大爲勉所賞異乃令與其子游處所
有墳籍盡以給之遂博覽辭書學無不綜

諸葛璩琊邪人臧盾幼從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
嘗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伾比璩異之歎曰此
生重器王佐才也盾後爲領軍將軍

明僧紹徵士也劉杳字仲深年數歲僧紹見之撫而
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本

趙伯符孫謙親人也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少爲假

符所知猶年十七伯符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以幹稱

周顗汝南人何齊縱情誕節時人未知之也惟劉嶽顗深器異之後累遷左丞尚書領驍騎中書令拜表辭職居若耶山高祖踐祚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不就

蔡大寶有重名於江左柳莊初爲太府卿少有遠量博覽墳籍兼善辭令大寶時爲岳陽王蕭詧諮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大寶遂以女妻之

王僧辨爲申隨都督司馬申爲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僧辨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辨歎曰此生腰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

陳孔奐爲中書令虞世基幼沈靜喜慍不形於色博學有高才兼善舉止隸奐見而歎曰南金之貴屬在斯人及煬帝卽位參掌朝政

蕭瑩爲吳興太守梁大同初嘗目高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

鄧顯浦國人也孔奐會稽山陰人也奐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顯

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
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
保書籍尋以相付卒爲散騎嘗侍金紫光祿大夫領
前軍將軍

蕭勵江總之舅也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
志性厲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行殊異神
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後爲尚書令給鼓吹一
部

王筠爲尚書謝貞從舅也貞年七歲母王氏授論語
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閒居五言詩筠奇其
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
乃追步謝惠連矣錄是名輩知之遷南平王友掌記
室事加招遠將軍

張纘爲吏部尚書杜之偉補邵陵王田曹參軍之偉
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纘深知之以
爲廊廟器也

徐陵爲少傳聞虞世基名召之世基不往後因公會
陵一見而奇之顧謂朝士曰當今潘陸也因以弟女
妻焉

後魏劉庫仁初見道武嶷然不羣嘗謂其子曰有圖

天下之志興復洪業光揚祖宗者必此主也

劉羅辰代人宣穆皇后之兄也父春爲北部大人帥部落歸國羅辰有智謀謂春曰從兄顯忍人也願早圖之春不以爲意後顯果殺春而代立

王猛北海人爲苻堅相薛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畧與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開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南山來謁與猛皆署軍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而溫敗及苻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崔光爲司徒元子孝字季業早有令譽年八歲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又濟南王彧臨淮王之孫也彧字文若少有才學當時甚美光見而謂之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又元顯和少有節操歷司徒記室參軍光每見之曰元參軍風流清秀容止閑雅乃宰相之器又趙彥深年十歲爲侯光光謂賓客古人觀聊子以知人此人當必遠至

游肇爲侍中臨淮王昌弟孚少有令譽肇及幷州刺

史高聰司徒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進的人物憾
吾徒哀暮不及見耳
李孝伯爲尚書宋孝武鍾彭城魏使孝伯至帝遣長
史張暢與語而帝改服觀之孝伯目帝不輟及出謂
人曰張侯側有人風骨視瞻非嘗士也
郝軒太原人世名知人崔玄伯爲著作佐郎苻丕牧
冀州爲征東功曹軒稱玄伯有王佐之才近代所未
有也
李虔爲御史中尉以李煥有幹用少與鄙道元俱爲
虔所知
崔浩爲司徒薛拔沉毅有器識年始弱冠浩見而奇
之
張讜爲平壽侯李訢爲相州刺史以罪免配爲厮役
讜見與語奇之謂人曰此作士也終不久屈未幾而
復爲太倉尚書攝南部事
崔玄伯清河人卒贈司空初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
玄伯見而異之歎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炤必一
代偉器但吾恐不見耳
崔挺爲北海王司馬初崔光之在貧賤也挺贍遺衣
食嘗親敬焉又識邢巒宋弁於童稚之中並謂終當

遠至世稱其知人後光位至司徒侍中

李沖爲尚書宋弁才學雋贍少有美名高祖初曾至京師見沖因言論移日沖竦然異之退而言曰此人一日千里王佐才也又崔亮年十歲嘗依季父幼孫家貧傭書自業時沖當朝任事亮從兄光往依之言亮於沖沖迎爲館客沖謂其兄子彥曰大崔生寬和篤雅汝宜友之小崔生峭整清徹汝宜敬之三人終將大至

李崇爲尚書令宋維字伯緒詣事元义爲時所忿崇與尚書左僕射郭祚右僕射游肇每云伯緒凶疎終敗宋氏幸得殺身耳論者以爲有徵後除營州刺史仍以本將軍靈太后反政以义黨除名遂還鄉里尋追其前誣告清河王事於鄴賜死

清河王懌爲太傅劉樊性沈雅厚重懌愛其風雅嘗目送之曰劉生堂堂緗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

任城王澄爲吏部尚書裴佩爲主客郎時澄有知人鑒每歎美佩以遠大許之

李苗爲員外散騎嘗侍大保城陽王徽司徒臨淮王或重之二王頗或不穆苗諫之及徽寵勢隆極猜忌

知人二

彌甚苗謂人曰城陽蜂目先見豺聲今轉彰矣

崔衡嘗舉李元愷程駿等終爲名器世以是稱之

高允爲中書監祖瑩年十二爲中書學生尤好屬文允每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後爲中書侍郎

李神雋爲吏部尚書崔彥穆幼明悟神彩卓然神雋有知人之鑒見而歎曰王佐才也後位至侍中

崔亮爲吏部侍郎邵字子才少時有避遂稱子才亮年五歲亮見而奇之曰此子後當大成位望通顯

嘗景河內人爲儀同三司車騎將軍蘇亮字景順武功人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雒陽遇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者將此人乎又溫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爲廣陽王深賤客在馬坊教諸奴子書作侯山祠堂碑文嘗景見而善之故詣深謝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疑問之景曰溫生是大才士深疑問之

北齊段長遼西人神武素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將長嘗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

蔡雋廣寧石門人高柔有膽畧高祖徵時深相親附與遼西段長太原龐蒼鷹俱有先知之鑒

甄琛爲定州長史同郡杜弼幼聰敏琛簡試諸生見而策問義解閑明應答如響大爲琛所歎異其子寬與弼爲友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佐之才澄琛還雒稱之於朝丞相高陽王等多相召命

彭樂以斛律光初爲侯景部下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後奪人名後至大將軍加大傳

邢邵河間人李繪儀貌端偉神情朗雋邵繪舅也與繪清言歎其高遠每稱曰若披雲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生後位至特進太常卿

任城王潛以李德林器量沈深時人未能測惟潛及趙彥深魏收陸卬大相欽重延譽之言無所不及後位至內史令

元嶷爲刺史郎基任瀛州騎兵時陳康元爲司馬畢義雲爲屬與基並有聲譽爲嶷目曰三賢俱有當世才後來皆當遠至惟郎騎兵任真過甚恐不足自達陳畢後並貴顯而基位止郡守

中書令臨路啓部云殿下左右可信任者惟有孟業
願專任之餘人不可信也又與業別執手曰今我出
都君便失援恐君在後不自保全惟正與直願君自
勉

徐遵明爲國子博士楊慶字伯悅美姿儀性辯慧年
十六遵明見而異之

楊遵彥爲尚書右僕射見奏朝請薛道衡陸賞吏部
尚書龐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
之曰自鼎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值其人今復遇
薛君矣

邢子良與王晞遊處晞小名沙彌幼而孝謹淹雅有
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隨母兄東適海隅與
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雒兩兄書曰賢弟彌郎意識
深遠曠達不群簡於造次言必詣理吟詠性情必臻
麗絶恐足下方難爲兄不暇慮其不進也

崔昂謂盧潛及弟士邃云此昆季足爲後生之俊但
憾其俱不讀書耳

劉仁之爲彭城王韶定州長史孟業家本寒微爲州
小吏性廉謹部拜定州除典籤仁之謂業曰我處其
外君君其内同心戮力庶有濟乎未幾仁之徵入爲

後周齊王憲嘗遇柳謇之於途異而與語大奇之謇
時爲童兒因奏入國子以明經擢第拜宗師中士
謝舉爲僕射柳霞爲邵陵王府功曹頗協時論舉引
霞與語甚嘉之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李賢幼有志節不妄舉動嘗出遊遇老人鬚眉皓白
謂之曰我年八十觀士多矣未有如卿者必爲台牧
賢其勉之賢後至洮州總管
裴俠爲鄯州刺史梁竟陵守孫暠鄯城守張建並以
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暠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
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啓其狀文帝曰裴俠
有鑒冺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鄯城竟不
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暠廼以郢叛卒如俠言
于翼爲司會中大夫文帝以翼有人倫之鑒皇太子
及諸王等相傳以下並委翼選置其所擢用皆民譽
也時論僉謂得人
隋劉臻爲左僕射初楊汪問禮於沈重受漢書於臻
二人推許之曰吾弗如也繇是知名汪仕至吏部尚
書
于弘爲吏部尚書所有進用皆稱職吏部侍郎高孝
基鑒賞機悟清愼絶倫然爽俊有餘迹似輕薄文帝

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推心委任隋之選舉於斯爲最時論彌服弘識度之遠又見李靖爲殿内直長重之曰李生王佐才也

顧言河東人也博學有才宰所推仰與虞世基相見歎曰海内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世基後至金紫光祿大夫

高構字孝基爲吏部侍郎見杜如晦少聰悟美風調精彩絶人深器重之每謂人曰此子有應變之材棟梁之用又房玄齡年十八射策甲科授羽騎尉較讐祕書省孝基見玄齡嗟挹不已謂河東裴矩曰僕閱人多矣未見此賢必成偉器但憾不覩其縱壑凌霄耳

劉炫爲太學博士定州義豐人張行成少師事炫勤學不倦炫謂門人曰張子體局方正廊廟材也

張彊大業末爲賊帥李大亮隴西狄道人也好讀書有文武才幹爲賊所獲同輩百餘人皆就死彊見而異之獨釋與語遂定交於幕下

盧思道爲散騎侍郎封倫舅也封倫少時思道每言曰此子智識過人必能致位卿相

薛道衡爲司諫大夫溫彦博之父友也彦博幼聰悟

有口辯涉獵書記初道衡及李綱嘗見彥博兄弟三
人咸歎異曰皆有卿相才也
唐劉曇輝孔穎達邑人也穎達年八歲日讀千言未
嘗嬉戲曇輝有知人之鑒深奇之穎達後仕爲國子
祭酒
李文本爲中書侍郎馬周爲中書舍人周有機辯善
敷奏文本謂所親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
商確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奇鋒間出高論橫飛
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徒聞斯語今見
其人然鳶肩火色騰上逆速恐不能久耳
李勣隋末事李密初得黎陽倉就食者數十萬人魏
徵高季輔杜正倫郭恪皆客遊其所一見於衆人之
中卽加禮敬引之內卧談謔忘倦及平武牢獲僞鄭
州長史戴胄知其所行能尋卽釋放更加推薦咸至
顯達當時稱其有知人之鑒勣後位至司空
李文博有知人之鑒張河幼而警悟文博見而奇之
與其結友河後爲相州都督范陽郡公
盧承業爲楊州長史婁師德弱冠進士擢第授江都
尉承業奇其才嘗謂之曰吾子台輔之器當以子孫
相託並可以官屬嘗禮行也師德後爲相

朱敬則爲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雅有知人之鑒凡在品論者後皆如其言及知政事以用人爲先桂州蠻叛薦裴懷左鳳閣舍人缺薦魏知古右史缺薦張思敬則天以爲知人

裴行儉爲吏部侍郎時賞拔蘇味道王劇謂曰二公後當相次掌知均衡之任時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等以示行儉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也勃等雖有才名而浮躁炫露豈享爵祿者哉楊稍似沈靜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其後皆如其言

李義琛爲雍州長史蘇珦爲鄠縣尉義琛謂曰鄠縣本多訴公近日遂絕訴閭聞其繇明公爲其疎理因顧指廳事曰此卽明公座也但憾遲暮所見耳珦後至吏部尚書

桓彥範爲雍州刺史蕭嵩調雍州參軍彥範見之雅重待以殊禮

姚崇爲紫微令蕭嵩爲中書舍人與崔琳王丘齊幹同列咸未之異而崇許其致遠眷之特深

獨孤信爲雍州總管孫思邈弱冠善談莊老及百家之說兼好釋典信見而歎之曰此聖童也但憾其器

大適小難爲用也

吳競仕至相州長史初張鎬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涉獵經史好談王霸大畧少時師事競競甚重之

李華栖筠之族子也栖筠趙郡贊皇人幼孤貧而器度雄遠體貌環傑博覽墳籍無所不通屬文勁迅然本於理道教化性嚴重寡言造次不妄交接故當時高名之士皆敬慕之華有知人之鑒每稱其王佐才初自負器業恥從賓貢隱居於郡共城山下華固勉其應舉一試登進士第

程楚賓者呂諲鄉人也諲蒲州河東人少修整勵志於學早孤家貧不能自贍楚賓家富於財遂娶其女楚賓與子震重其才給其所欲至天寶初舉進士調寧陵尉

杜鴻漸爲宰相杜黃裳升進士宏辭科鴻漸漸深器重之黃裳後亦爲相

于邵爲禮部侍郎雅知人初山南東道樊澤嘗舉賢良方正至京師一見之謂人曰將相之材也五年澤爲節將又北部郎中崔元翰年近五十始舉進士邵異其文學擢首甲科且曰不十年當掌誥命竟如邵言

裴儆爲金吾將軍時邵說遷吏部侍郎以才幹稱談者或以宰相許之儆語諫議大夫柳載曰以鄙夫所度說得禍不久矣且說與史思明父子定君臣之分居劇官掌兵柄亡軀犯順前後百戰於賊庭掠名家子女以爲婢僕者數十人剽盜寶貨不知紀極力屈然後降朝廷宥以不死獲齒班序曾無厚顏而又遑遑求財崇飾第宅附託貴倖以求大用不知愧懼而有德色其可久乎說竟卒於歸州刺史

梁肅爲翰林學士初崔群年未冠舉進士陸贄知貢舉訪於梁肅議其登第有才行者肅曰崔群雖少年他日必至公輔果如其言

韋夏卿爲東都留守留心辟士務得才彥其後位至卿相

高郢爲僕射張仲方之父友也初仲方爲兒童時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爲國器吾獲高位必振發之後郢爲御史大夫首請仲方爲御史

後唐盧質爲張承業管記承業辟馮道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洽謂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質聞之曰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

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尋薦爲覇府從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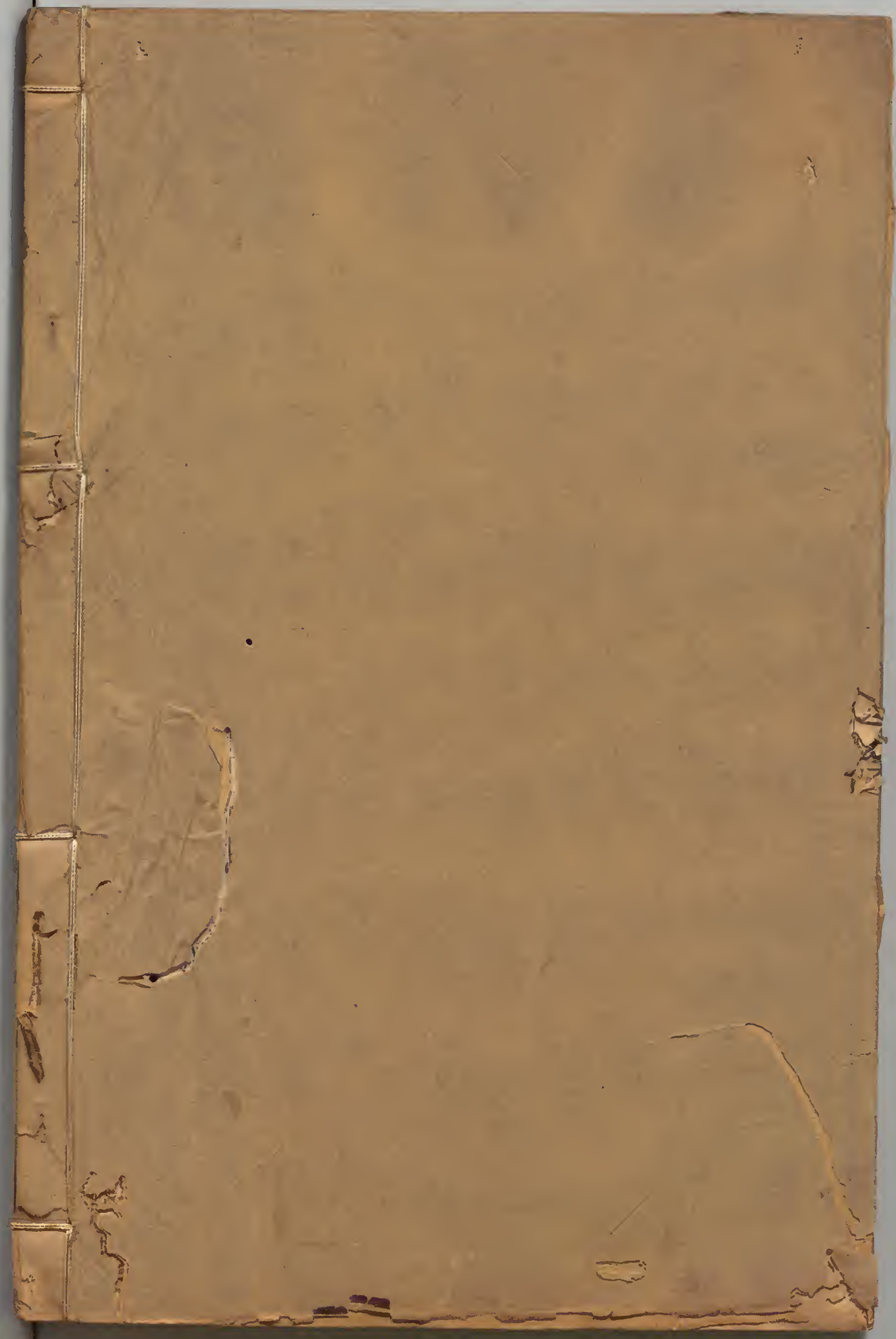
趙德均明宗鄉人也高行周事明宗嘗與清泰主分率牙兵明宗所征無不捍從德均謂明宗曰行周心好謹厚必享貴位

陳紹光驍將也鄭仁誨幼事紹光紹光特勇使酒嘗乘醉抽佩劍將剸刃於仁誨左右無不奔避惟仁誨端立以俟晏無懼色紹光因擲劍於地謂仁誨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及紹光典郡仁誨累爲右職

晉盧岳明曆象善知人唐末嘗謂李周曰子奇表方顧隆準眉目踈朗身長七尺乃將相之材也河東李氏將有天下子宜事之以求富貴周辭以母老而歸既而梁將葛從周拔邢雒唐武皇麾兵南下築壘於青山口周向背莫決因思岳言乃拔青山寨將張汚落武皇賞之補萬黃領軍使

司空圖爲兵部侍郎姚顗少憙敦厚靡事容貌任其自然流輩未之重惟圖深器之以女妻焉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